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雷峰塔奇傳

第四回 白珍娘呂廟鬥法 許漢文驚蛇隕命

詩曰：蓬萊奇島別有仙，燕語鶯聲畫堂前。
卻為多杯露素質，驚斷郎體上羅天。

且說呂祖廟內新來了茅山一位道人，法號陸一真人，道術精高，能驅妖治怪，遣鬼役神。雲遊到此，在這大殿上施捨丹藥，普濟眾生。這日，漢文隨眾人廟，到得殿上，真人猛抬頭，看見漢文人來，面帶妖氣，遂請他到靜室中坐下。問道：「居士何方人氏？高姓大名？賣眷幾人？為何臉上帶有妖氣？乞道其詳。」漢文看見這個道人仙風道骨，狀貌清奇，不覺悚然起敬。叫聲：「法師，小生家住本處，姓許名仙，字漢文，妻子白氏，使女小青，一家三人。小生若有逢犯妖魔，萬望法師憐憫，救小生則個。」遂跪將下去。真人扶起道：「居士請起，既然要貧道救你，這也不難。」遂起身向盒中取出靈符三道，對漢文道：「貧道這三道符，付你帶去，切不可與你妻小知道。到今夜三更時候，一道貼在門楣上，一道在灶前燒化，一道帶在身上，依我法度而行，妖精便不敢害你。貧道今夜在廟內踏罡步鬥，遣令神將拿住妖精，押赴酆都，救你性命。謹記吾言，請了。」漢文感謝不盡，接過靈符，將要兌買藥材的四兩銀子送與真人。真人笑道：「我為除妖救命起見，豈要你的銀子。」漢文道：「此不過聊表小生薄意，法師不收，小生不敢領符。」真人見他意懇，只得收下，送了漢文出廟。

不說真人入去，漢文回來，如今且說白氏在家，心血忽然來潮，按指一算，已先知道。就對小青道：「官人被茅山野道所愚，現在帶符回來，要害我們。官人入門，你須如此如此，何怕他的靈符。」小青點頭領會。不一刻，漢文回來，進內見了白氏，果然並無提起此事。白氏問道：「官人今早去吳家買藥，因何遲緩至今才回？」漢文調謊道：「因被員外留住小酌，是以不得就回。」二人問答之間，只見小青捧茶入來，叫聲：「官人吃茶。」漢文伸手來接，不覺將符露出，已被小青看見，就叫：「相公手裡什麼東西？」漢文忙道：「是藥方。」小青道：「是何藥方？乞小婢觀看則個。」漢文道：「你們女流之輩，曉得甚麼藥方。」小青料他不肯挪出，用手一奪，漢文不覺被他奪去，慌忙來搶，早被小青扯得粉碎。白氏假意罵道：「你這大膽賤婢，相公藥方，怎敢扯碎。」小青道：「小姐，不是藥方，乃是情詩，戲弄小婢的。」白氏笑道：「小青不須瞞我，我已知是呂祖廟內茅山妖道的歪符，官人被他所愚，要治甚麼妖精，又被他騙銀四兩。明早待我到廟與妖道理論，並取討銀子。」漢文被白氏道破，嚇得默默無言，一夜悶悶無詞。

到得天明，白氏梳洗已畢，叫聲：「官人，同妾去見妖道取討銀子回來。」漢文無奈，只得同他出門，小青跟隨在後，令陶仁看守門戶。一程來到呂祖廟中，看見真人正在殿上，白氏開言問道：「陸一真人就是你麼？」真人道：「然也。」白氏罵道：「你這妖道是何方光棍，敢來此處騙我丈夫銀兩，好好獻出便罷，如敢半個不字，想你難逃殘生。」真人喝道：「你這孽畜，妄逞妖術，迷惑許仙。我勸汝趁早收心回穴，萬事全休，不然恐怕汝現原形，悔時晚矣。」白氏大怒，罵道：「野道！你叫我是妖怪，我試問汝有何法術顯來？娘娘與汝見個高低！」

真人見說，心中大怒，腳踏罡鬥，口念真言，瓶中吸口淨水噴在空中，霎時天烏地暗，雷雨交加。白氏看見，微笑道：「此乃小術，何足道哉！」遂念咒語，手指半空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即刻雲收雨散，太陽當空。真人見他破了法，就將腰間寶劍拔起，掣在空中，只見萬道霞光閃閃望白氏頭上罩來。白氏看見，遂向身邊取出一帕，名為乾坤帕，罩在自己頭上，寶劍不能落來，只在半空旋舞。白氏遂即念動真言，手指寶劍，喝聲：「落！」寶劍遂落在塵埃，被白氏收去了。隨喝聲：「黃巾力士何在？快將妖道提吊空中。」喝聲未了，空中來了黃巾力士，遂把真人吊在空中。白氏喝令力士將真人拷打，真人被打，無奈何哀求道：「貧道不知娘娘法力高強，無知冒犯，望祈慈悲，饒恕貧道一命，以後再不敢冒犯了。」白氏笑道：「野道！我乃黎山老母徒弟，奉師命下山，汝敢亂道我是妖怪，速將銀兩送出，便饒你命。」真人忙道：「銀兩現在房中，絲毫未動。」白氏見他哀求懇切，笑道：「我今饒汝這次，速速收拾，前往他方，若仍在此鼓言惑眾，狗命難逃！」說罷，喝退了力士，將真人放下地來。真人滿面慚羞，進房取出銀兩，送還白氏，遂即收拾回山，訪師報仇，此是後話不表。

這壁廂白氏取了銀子，看的人盡皆稱羨，夫妻二人十分得意。回到家中，漢文即令小青治酒，排在房中，與白氏同飲。席中稱贊賢妻，愈加恩愛，當晚盡歡，漢文不勝酒力，遂先寢。

是夜，小青對白氏道：「娘娘，明日乃端午佳節，家家戶戶皆要買用雄黃酒。俗言道：『蛇見雄黃酒，猶如鬼見閻王。』小婢若聞此味，腹中疼痛如刀割一般，倘若露出原形，被相公看見，怎生是好。小婢細思起來，不若明早瞞過相公，同娘娘暫往別處，避過了午時再來，未知娘娘意中若何？」白氏道：「小青，我修道年久，豈怕雄黃，你根基淺薄，是以懼怕。我有一策在此：今夜你詐裝得病，明日睡倒牀中，將被遮罩在身，若現原形，亦在被內。過了午時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瞞過了相公就是了。」小青領命，即去裝病不題。

到得明日清晨，大家起來，單單不見小青。漢文問白氏道：「賢妻，今日乃是端陽佳節，小青因何至今並未起來？」白氏道：「官人不知，小青昨夜身上得病，因此不能起來。」漢文見說，即去後房牀前問道：「小青，你昨晚身體安好，因何得病起來？」小青故意發汗道：「小婢昨夜身上打冷，因此得病，現甚畏風，相公可將房門為我掩上。」漢文見說，悶悶不悅，遂將房門帶上。踱出店前，吩咐陶仁治辦酒席，店中伙計的席排在店內，另治一席排在房中，與白氏對酌，同慶端陽。漢文道：「賢妻，今日端陽佳節，愚夫特辦雄黃酒一席，與賢妻避邪解毒，同賞佳節。」白氏道：「相公，妾自幼點滴不能，官人自飲幾杯，消愁解毒，妾陪坐侍飲何如？」漢文舉杯屢勸，白氏哪裡敢飲，只是推卻。漢文不悅道：「賢妻，愚夫再三奉勸，就不飲多，也該飲少，領我心意也好。」白氏見丈夫不樂，無奈接杯在手，啟口輕輕一點，不料被漢文用手一推，一杯雄黃酒盡情灌入腹中。白氏大驚，微覺肚中疼痛起來。無奈，心生一計，說道：「妾被官人灌這杯酒，現在目暗頭眩，難陪官人，要去睡倒片時。官人可出去觀看競鬥龍舟，消遣心目何如？」漢文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賢妻請安歇便了。」遂即掩上房門，出去看鬥龍舟去了。這白氏被漢文灌這杯雄黃酒，倒在牀上，腹內雷火發燒，心肝五臟如刀剗割一般，直挺挺倒在牀中，霎時現了原形出來。

這漢文在江邊觀看龍舟，自覺心神不寧，想道：「小姐醉酒，小青偏又得病，倘要茶湯，何人答應，不如回去罷。遂取路回家，進房來望白氏，掀開羅帳，不看猶可，看時，只見牀上一條巨蟒，頭似巴門，眼如銅鈴，口張血盆，舌吐腥氣，驚得神魂飄蕩，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。

眼見得：氣塞胸膛歸地府，魂飛魄散喪殘生。未知漢文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